二、甜蜜如漿，烤番薯

小時候回家的路上都要經過一片番薯田，綠油油的番薯葉長得好茂盛，大人說這些葉子要餵給豬吃的，我們吃的是埋在地下的番薯。我家裡並不烹煮番薯，卻在菜市場裡買一包用糖熬煮的竹山甜番薯，黏黏的，曾經，咬一口就黏下了我已經脫搖的門牙。

最讓人期待的還是天冷以後的烤番薯，賣烤番薯的都是推著車的老人家，穿一身洗得泛白的藍色厚棉衣，搖一節嘩啦嘩啦的竹子，我們一聽見便圍聚攏來，一塊錢、兩塊錢就可以買一隻肥肥的番薯了。多年之後，我挑了一個肥肥的番薯，老闆慎重其事地稱了稱，說：「五十元。」我嚇得半天不敢伸手去接，一塊錢是怎麼變成了五十元了？

家裡的番薯多半都是煮稀飯吃的，這還是在「清粥小菜」的情調瀰漫開來之後興起的。母親去吃過一碗「地瓜稀飯」，問出價錢之後，當下就說，她的五十元生番薯可以煮一個月的地瓜稀飯，於是，每次吃地瓜稀飯都覺得是一種賺錢的行為。番薯煮得將化未化，白色米粒也熬出了番薯的甜香味，我喜歡從稀飯裡挑出糯爛的番薯，滿滿咬一口，既不會掉牙又好滿足。

我在春日裡的最後一道冷空氣裡下車，穿越馬路。入夜的街道，熙來攘往的人群，便利商店的門一開，便聽見「歡迎光臨」的呼喊聲，充滿元氣。而我停在便利商店旁邊，一間幽暗的小店門口，對著一整排垂掛如魚的番薯，扯開嗓子喊：「老闆！要買烤番薯喔。」老闆娘從暗處走出來，戴上棉手套，她問：「要幾個？」我喋喋地說著，不要紅的，要黃色的喔，我要烤得很軟很軟，有蜜油流出來的那一種。

老闆娘會心一笑，戴著手套的手探進甕窯，熱騰騰一隻番薯在她掌上滾來滾去，像剛剛捕捉住的黃色小老鼠。老闆娘說有人喜歡軟的有人喜歡硬的，各人有各人的喜愛。我捧著我的烤番薯，香味撲鼻。